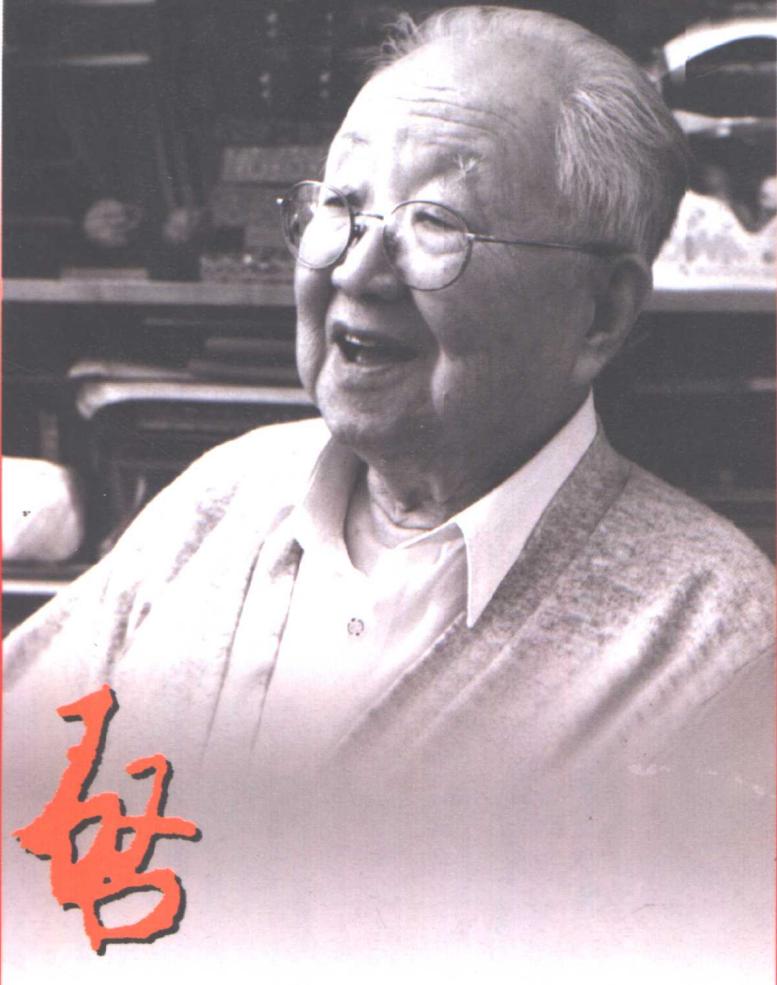


学者书系



启功

人生漫笔

启 功 著

同心出版社

精英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启功人生漫笔/启功著 .—北京：同心出版社，2002

ISBN 7 - 80593 - 613 - 7

I . 启… II . 启… III . 个人 - 修养 - 青年读物

IV . B825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9542 号

同心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)

邮编：100013 电话：(010) 84276223

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

字数：200 千字 印数：5000 册

定价：19.00 元



谈笑风生的启功先生。

王微 摄

岁转长郊草木青，雨馀兰蕙发奇馨。问余何事研朱写，晓色临窗几案晴。



歲轉長郊草木青而蘭蕙發奇馨

問余何事研朱寫曉色臨窗几案晴

公元一九六九年夏次己巳夏仲陽筆



贈本屆畢業同學



入学初識門庭

畢業非曰學成

涉世或始今日

立身却在生平

啓功學書

時年六十二



能将忙事成闲事

不薄今人爱古人

启功

己未年

能将忙事成闲事

不薄今人爱古人

启功七字联

目 录

启功人生漫笔

-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——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 /3
记我的几位恩师 /23
溥心畲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 /26
记齐白石先生轶事 /48
平生风义兼师友——怀龙坡翁 /56
读《静农书艺集》 /59
《禅外说禅》读后感 /63
玩物而不丧志 /66
《金禹民印存》序 /70
汪雨盦教授书展书后 /73

- 恽南田的书髓文心——记恽南田赠王石谷杂
书册 /79
我心目中的郑板桥 /88
鉴定书画二三例 /94
书画鉴定三议 /101

目录

启功人生漫笔

- 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 /110
论书随笔 /119
《启功书法作品选》自序 /140
真宋本《淳化阁帖》的价值 /143
晋代人书信中的句逗 /146
谈译音用字问题 /150



- 贺新郎 痢嗜 /157
贺新郎 咏史 /157
渔家傲 就医 /158
友人索书并索画,催迫火急,赋此答之 /158
痛心篇二十首(并序) /159
自撰墓志铭 /162
心脏病发,住进北大医院,口占四首 /163
镜尘一首,先妻逝世已逾九年矣 /164
赌羸歌补录 一九八九年冬作 /164
鹧鸪天八首 乘公共交通车 /166
题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班纪念册 /168
自题竹石幽兰 /168

目录

启功人生漫笔

- 自题画竹四首（选二） /169
古诗四十首（节选） /169
失眠口占（其三） /171
古诗二十首·蓬莱旅舍作（之十六） /172
夜中不寐，倾箧数钱有作 /172



- 有关汉语现象的一些思考——《汉语现象论丛》前言 /175
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 /186
读《红楼梦》札记 /201
《红楼梦注释》序——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
古典文学组合编本作 /220
谈诗书画的关系 /229
说八股 /240

師
友

詩稿

篇



夫子循循然善诱人

——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

陈垣先生是近百年的一位学者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他在史学上的贡献，更是国内外久有定评的。我既没有能力一一叙述，事实上他的著作俱在，也不待这里多加介绍。现在当先生降诞百年，又是先生逝世第十年之际，我以亲受业者心丧之余，回忆一些当年受到的教导，谨追述一些侧面，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来说，仍会有所启发的。

我是一个中学生，同时从一位苏州的老学者戴姜福先生读书，学习“经史辞章”范围的东西，作古典诗文的基本训练。因为生活困难，等不得逐步升学，1933年由我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我的作业去介绍给陈垣先生，当然意在给我找一点谋生的机会。傅老先生回来告诉我说：“援庵说你写作俱佳。他的印象不错，可以去见他。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，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。学到做学问的门径，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，一生受用不尽的。”我谨记着这个嘱咐，去见陈先生。初见他眉棱眼角肃穆威严，未免有些害怕。但他开口说：“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，我们还是世交呢！”其实陈先生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，对于封建的科举关系焉能那样讲求？但从我听了这句话，我和

夫子循循然善诱人

先生之间，像先拆了一堵生疏的墙壁。此后随着漫长的岁月，每次见面，都给我换去旧思想，灌注新营养。在今天如果说予小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，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。

一、怎样教书

我见了陈老师之后不久，老师推荐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“国文”。在交派我工作时，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？多大年龄的，教什么，怎么教？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形述说了，老师在点点头之后，说了几条“注意事项”。过了两年，有人认为我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，把我解聘。老师后便派我在大学教一年级的“国文”。老师一贯的教学理论，多少年从来未间断地对我提醒。今天回想，记忆犹新，现在综合写在这里。老师说：

(一) 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。人脸是对立的，但感情不可对立。

(二) 万不可有偏爱、偏恶，万不许讥诮学生。

(三) 以鼓励夸奖为主。不好的学生，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，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，加以夸奖。

(四) 不要发脾气。你发一次，即使有效，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，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？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，又怎么下场？你还年轻，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，要取得学生的佩服。

(五) 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，设想学生会问什么。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，有时并不够一堂

时间讲的。

(六) 批改作文，不要多改，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。改多了他们也不看，要改重要的关键处。

(七) 要有教课日记。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，都记下来，包括作文中的问题，记下以备比较。

(八) 发作文时，要举例讲解。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；缺点改好了，有所进步的，尽力在堂上表扬。

(九) 要疏通课堂空气，你总在台上坐着，学生总在台下听着，成了套子。学生打呵欠，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，或看小说，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。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坐位行间走走，讲课时，写了板书之后，也可下台看看。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，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。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，在他们坐位上给他们指点，对于被指点的人，会有较深的印象，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，不怕来问了。

这些“上课须知”，老师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，惟恐听不明，记不住。

老师又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，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。要求有顶批，有总批，有加圈的地方，有加点的地方，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。这固然是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、大比赛，后来我才明白也是教师教学效果、批改水平的大检阅。

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、教育心理学，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，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，这是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。



二、对后学的诱导

陈老师对后学因材施教，在课堂上对学生用种种方法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；在堂下对后学无论是否自己教过的人，也都抱有一团热情去加以诱导。当然也有正面出题目、指范围、定期限、提要求的时候，但这是一般师长、前辈所常有的、共有的，不待详谈。这里要谈的是陈老师一些自身表率和“谈言微中”的诱导情况。

陈老师对各班“国文”课一向不但是亲自过问，每年总还自己教一班课。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，选哪些作品，哪篇是为何而选，哪篇中讲什么要点，通过这篇要使学生受到哪方面的教育，都经过仔细考虑，并向任课的人加以说明。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“国文”课总是会考，由陈老师自己出题，统一评定分数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，也是教师们的会考。

我们这些教“国文”的教员，当然绝大多数是陈老师的学生或后辈，他经常要我们去见他。如果时间隔久了不去，他遇到就问：“你忙什么呢？怎么好久没见？”见面后并不考查读什么书，写什么文等等，总是在闲谈中抓住一两小问题进行指点，指点的往往是因小见大。我们每见老师总有新鲜的收获，或发现自己的不足。

我很不用功，看书少，笔懒，发现不了问题，老师在谈话中遇到某些问题，也并不尽关史学方面的，总是细致地指出，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探索，有什么题目可作，但不硬出题目，而是引导人发生兴趣。有时评论一篇作品或评论某一种书，说它有什么好处，但还有什么不足处，

常说：“我们今天来作，会比它要好”，说到这里就止住。好处在哪里，不足处在哪里，怎样作就比它好？如果我们不问，并不往下说。我就错过了许多次往下请教的机会。因为绝大多数是我没读过的书，或者没有兴趣的问题。假如听了之后随时请教，或回去赶紧补读，下次接着上次的问题尾巴再请教，岂不收获更多？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继续请教过，最可悔恨的是请教过的比放过去的少得多！

陈老师的客厅、书房以及住室内，总挂些名人字画，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，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。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桌上，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，这常是宾主谈话的资料，也是对后学的教材。他曾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，在30年代买清代学者手札墨迹，这是高价钱了。但章学诚的字，写得非常拙劣，老师把它挂在那里，既备一家学者的笔迹，又常当做劣书的例子来警告我们。我们去了，老师常指着某件字画问：“这个人你知道吗？”如果知道，并且还说得一些有关的问题，老师必大为高兴，连带地引出关于这位学者和他的学问、著述种种评价和介绍。如果不知道，则又指引一点头绪后就不往下多说，例如说：“他是一个史学家。”就完了。我们因自愧没趣，或者想知道个究竟，只好去查有关这个人的资料。明白了一些，下次再向老师表现一番，老师必很高兴。但又常在我的棱缝中再点一下，如果还知道，必大笑点头，我也像考了个满分，感觉自傲。如果词穷了，也必再告诉一点头绪，容回去再查。

老师最喜欢收学者的草稿，细细寻绎他们的修改过程。客厅桌上常摆着这类东西。当见我们看得发生兴趣时，便提出问题说：“你说他为什么改那个字？”

老师常把自己研究的问题向我们说，什么问题，怎么研究起的。在我们的疑问中，如果有老师还没有想到的，必高兴地肯定我们的提问，然后再进一步地发挥给我们听。老师常说，一篇论文或专著，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。好比刚蒸出的馒头，须要把热气放完了，才能去吃；蒸得透不透，熟不熟，才能知道。还常说，作品要给三类人看：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，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，三是不如自己的人。因为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，以便修改。所以老师的著作稿，我们也常以第三类读者的关系，而得到先睹。我们提出的意见或问题，当然并非全无启发性的，但也有些是很可笑的。一次稿中引了两句诗，一位先生看了，误以为是长短二句散文，说稿上的断句有误。老师因而告诉我们要注意学诗，不可闹笑柄。但又郑重嘱咐我们，不要向那位先生说，并说将由自己劝他学诗。我们同从老师受业的人很多，但许多并非同校、同班，以下只好借用“同门”这个旧词。那么那位先生也可称为“同门”的。

老师常常驳斥我们说“不是”，“不对”，听着不免扫兴。但这种驳斥都是有代价的，当驳斥之后，必然使我们知道什么是“是”，什么是“对”。后来我们又常恐怕听不到这样的驳斥。

三、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

历史证明，中国几千年来各地方的各民族从矛盾到交融，最后团结成为一体，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它的灿烂文化。陈老师曾从一部分历史时期来论证这个问题，即是他精心而且得意的著作之一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。